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五色石
第五卷 續箕裘 吉家姑搗鬼感親兄 慶藩子失王得生父

血誠不當庭幃意，伯奇孝已乾秋淚。號泣問蒼天，蒼天方醉眠。有人相救援，感得親心轉。離別再團圓，休哉聚順歡。 右調《菩薩蠻》

從來家庭之間，每多缺陷。以殷高宗之賢，不能察孝已。以尹吉甫之賢，不能活伯奇。又如戾太子被譖而死，漢武帝作思子宮，空餘悵望，千古傷心。至於宜白得立，不能再見幽王，而與褒姒、伯服勢不並存；重耳歸國，亦不能再見獻公，而與奚齊、卓子亦勢不兩立，又豈非可悲可涕之事？如今待在下說個被讒見殺、死而復生的孝子，哭子喪目、盲而復明的慈父，再說個追悔前非、過而能改的繼母，無端拋散、離而復合的幼弟，與眾官聽。

這樁事在正統年間，河南衛輝府有個監生，姓吉名尹，號殷臣，妻高氏，生一子，名孝字繼甫。幼時便定下一房媳婦，就是吉尹妹丈喜全恩的女兒。那喜全恩是勳衛出身，現在京師做個掌管羽林衛的武官。夫人吉氏，便是吉尹的胞妹。所生女兒，小字雲娃，與吉孝同年同月而生，兩家指腹為婚的。不想吉孝到十二歲時，母親高氏一病而亡。吉尹娶妻韋氏，一年之內即生一子，乳名愛哥，眉清目秀，乖覺異常，吉尹最所鍾愛，替他起個學名，叫做吉友。自古道「母以子貴」。吉尹喜歡吉友，遂將韋氏立為繼室。原來吉家舊本殷富，後因家道衰落，僮僕散去，只留一舊僕高懋，原係前妻高氏隨嫁來的。到得韋氏用事，把這舊僕打發出去。另自新收個養娘刁氏。那刁嫗最會承順主母顏色，趨候意旨，搬說是非，韋氏甚是喜她。正是：

彼一時兮此一時，新人用事舊人辭。

只緣主母分前後，頓使家奴興廢殊。

卻說吉孝一向附在鄰家書館中讀書，朝去夜回，全虧高懋擔茶擔飯，早晚迎送。自從高懋去了，午膳晚茶沒人送去，都要自回來吃。那刁嫗只願抱著小官人，哪裡來理會大官人。吉孝匍匐道途，不得安逸，或遇風雨之時，一發行走不便，時常歎歎嗟歎。刁嫗便在韋氏面前搬口道：「大官人道主母逐了高懋去，甚是怨恨。」韋氏變色道：「難道一個家人，我做娘的作不得主？」便對吉尹說了，喚吉孝來數說了幾句，吉孝不敢回言，情知是刁嫗搬的是非。一日歸來吃午膳，飯卻冷了，忍耐不住，不合把刁嫗痛罵了一場，刁嫗十分懷恨，便去告訴韋氏道：「相公大娘不曾罵我，大官人卻無端把我來辱罵。」韋氏道：「曉得是娘身邊得用的人，看娘面上就不該罵你了。」刁嫗道：「這是罵不得大娘，所以罵我。大官人正不把大娘當娘哩，他背後還有極好笑的話。」韋氏問是什麼話，刁嫗假意不敢說。直待盤問再三，方才說道：「大官人在背後說相公沒主意，不該以妾為妻。又說大娘出身微賤，如今要我叫娘，實是勉強。」韋氏聽了，勃然大怒，便要發作。刁嫗止住道：「大娘若為了我與大官人尋鬧，他毒氣便都射在我身上，不如只記在心裡，慢慢計較便了。」韋氏自此深恨吉孝，時常對吉尹說他的不是處。正是：

信謔何容易，只因心兩般。

可憐隔腹子，如隔一重山。

常言道：「口能鑠金。」浸潤之謔，最是易入。吉孝本沒什不好，怎當得韋氏在丈夫面前，朝一句晚一句，冷一句熱一句，弄得吉尹把吉孝漸漸厭惡起來。看官聽說：大凡人家兒子為父母所愛的，雖有短處，也偏要曲意迴護；若一被父母厭惡了，便覺他坐又不是，立又不是，語又不是，默又不是。可憐一個吉孝，只因失愛於父母，弄得手足無措，進退不得。思量無可奈何，唯有禱告天地神明，或可使父母回心轉意。於是常到夜半，悄悄起來跪在庭中，對天再拜，涕泣禱告。又密寫疏文一紙，在家廟前焚化。卻不想都被刁嫗窺見，一五一十地報與韋氏道：「這不知做的是什把戲？」韋氏怒道：「畜生一定是咒我夫婦兩個了。」便對吉尹說知。吉尹初時尚不肯信，到夜間起來偷看，果見吉孝當天跪拜，口中喃喃喃喃，不知說些什麼。吉尹大喝道：「你這忤逆畜生，在這裡詛咒爹娘麼？」吉孝吃了一驚，跪告道：「孩兒自念不肖，不能承順父母，故禱告上蒼，願天默佑，使父母心回意轉。豈有詛咒之理？」吉尹道：「你既非詛咒，何消夜半起來，避人耳目。我今親眼見了，你還要花言巧語，勉強支飾。」便把吉孝著實打了一頓。

吉孝負痛含冤，有口莫辯。自想母黨零落，高家已是無人，只有喜家姑娘是父親胞妹，又是自己的丈母，除非她便可以勸得父親。因捉個空，瞞著父母，私自走到喜家去，拜見姑娘，訴說衷情。原來喜全恩因上年土木之變，護駕死戰，身受重傷，此時景泰御極，兵部於尚書嘉其忠勇，升他做了掛印總兵，鎮守邊關。不得回來，只有夫人吉氏在家。當下喜夫人聽了姪兒所言，便道：「原來有這等事，待我婉轉勸你父親，教他休信讒言便了。」吉孝垂淚道：「全賴姑娘勸解則個。」喜夫人又安慰了他幾句，吉孝不敢久留，謝別了姑娘，自回家去。

過了一日，吉尹因欲問妹夫喜全恩信息，步到妹子家裡。喜夫人接著，置酒相待。吉尹問道：「近日妹丈可有家信回來，邊關安否如何？」喜夫人道：「你妹夫近日有信來，說邊關且喜寧靜。但牽掛家中骨肉，放心不下，詢問女婿吉繼甫邇來學業如何？」吉尹道：「不要說起，這畜生十分無禮。我正待告訴你，一言難盡。」便把吉孝夜半對天詛咒的話說了一遍。喜夫人道：「我也聞得哥哥近日在家中惹氣，可念父子至親，先頭的嫂嫂只留得這點骨血，休要聽了閒言閒語，錯怪了他。若做兒子的詛咒爹娘，天地有知，必不受此無理之訴，這是自告自身了。我看姪兒是讀書人，決無此事。」吉尹聽了，只管搖頭，口雖不語，心裡好生不然。正是：

枕邊能靈，膝下見罪。

兒且不信，何有於妹。

當下吉尹別過妹子，回到家中，把上項話與韋氏說知。韋氏道：「若不是這畜生去告訴姑娘，何由先曉得我家中惹氣？原來那忤逆種要把丈母的勢來壓量我。罷罷，他道找出身微賤，做不得他的娘，料想姑娘也只認得先頭的嫂嫂，未必肯認我為嫂，他女兒也不肯到我手裡做媳婦。她說父子至親，你們父子到底是父子，我不過是閒人，你從今再休聽我的閒言閒語，我今後但憑你兒子怎樣詛咒，再不來對你說了。」這幾句話分明是激惱丈夫，吉尹聽了如何不怒？便喚過吉孝來喝問道：「你怎生在姑娘面前說我聽了閒言閒語？」韋氏便接口道：「你夜半對天詛咒，是你父親目擊的，須不干我事。你就教姑娘來發作我，我也有辯，我曉得你只多得我與小弟兄兩個，今只打發我兩個出去便了，何必連父親也咒在裡面？」吉尹聽說，愈加著惱，又把吉孝打了一頓，鎖在後房罵道：「省得你再到姑娘家去告訴，我且教你這畜生走動不得！」自此吉孝連書館中也不能去，終日在房裡涕泣。

那刁嫗卻私與韋氏計議道：「相公與大官人鬧了這幾場，大官人心裡不怪相公，只怪大娘。今大娘年正青春，小官人又只得兩三歲，相公百年之後，大娘母子兩個須要在大官人手裡過活，況大官人又有喜家夫人的腳力，那時須受他的累。常言道：『斬草不除根，萌芽依舊發。』依我算計，不如先下手為強。」韋氏沉吟道：「你所言甚是，但今怎生計較便好？」刁嫗道：「我有一計，不知大娘可依得麼？」韋氏道：「計將安出？」刁嫗道：「大娘可詐病臥牀，教大官人侍奉湯藥。待我暗地把些砒霜放在藥裡，等他進藥之時，大娘卻故意把藥盞失手跌落地上，藥中有毒，地上必有火光冒起。那時說他要藥死母親，這罪名他須當不起。相公自然處置他一個了當。」韋氏道：「此計大妙。」

商議已定，次日便假裝做心疼，倒在牀上，聲喚不止。吉尹著忙，急請醫生看視，討了兩貼煎劑，便付與刁嫗，教快煎起來。韋氏道：「刁嫗只好抱愛哥，沒工夫煎藥。若論侍奉湯藥，原是做兒子的事。今可央煩你大孩兒來替我煎煎。」吉尹聽說，遂往後房開了鎖，放出吉孝，吩咐道：「母親患病，要你煎藥。只看你這番，若果小心侍奉，便信你前日不是詛咒，可以將功折罪。」吉孝領命，忙向刁嫗取了藥，看藥封上寫道：水二鐘，煎八分，加薑二片，不拘時服。吉孝隨即吹起炭火，洗淨藥罐，置水加薑，如

法煎好。將來傾在甌內，雙手捧著，恭恭敬敬走到韋氏牀前，叫聲：「母親，藥在此。」那時吉尹正坐在房內，教刁嫗引騙著愛哥作耍，替韋氏消遣。見吉孝煎得藥來，即令刁嫗把愛哥放在牀上，且伏侍韋氏吃藥。韋氏才接藥在手，卻便故意把手一蕩，將藥甌跌落地上，只見地上刺栗一聲，一道火光直衝起來。吉孝見了，嚇得目瞪口呆。刁嫗只顧咋舌道：「好利害，好利害！」韋氏便嗚嗚咽咽地哭道：「大官人呵，你好狠心也！你恨著我，只去對你姑娘說，教你父親出了我便罷。何苦下恁般毒手，藥裡不知放了什麼東西，這等利害。早是我該死，險些把我肝腸也迸裂了。」

吉尹此時怒從心起，一把拖過吉孝來跪下，大喝道：「你要藥死母親，當得何罪？」吉孝大叫冤屈。吉尹道：「待我剝了你衣服，細細地拷問。」刁嫗便假意走過來解勸，卻從開裡把個毒藥紙包暗暗塞在吉孝袖中。吉尹把吉孝衣服扯落，見袖中滾出個紙包兒，取來看時，卻是一包砒霜。吉尹大怒道：「藥包現證，還有何說！」韋氏道：「若只要藥死我一個，不消又留這許多砒霜，他想還要藥死父親與兄弟哩。」吉尹聽了，咬牙切齒，指著吉孝罵道：「你這弒逆之賊，我今日若不處你個死，將來定吃你害了！」韋氏道：「你休說這話，傷了父子至親，不如倒來處死了我，中了他的意罷。我是閒人，死了一百個也不打緊。況我今日不死，後日少不得要死在他手裡的，何不趁你眼裡死了，倒得乾淨。」吉尹聽了這話，越發躁暴如雷，便解下腰裡汗巾來，扣在吉孝頸項下。吉孝慌了，放聲號哭。這邊愛哥在牀上見哥哥這般光景，不覺驚啼起來。韋氏恐怕嚇了他，忙叫刁嫗抱了開去。刁嫗借這由頭，竟抱了愛哥出房去了，並不來解勸主人。

吉尹一時性起，把吉孝按倒在地，拴緊了他頸裡汗巾，只一拽，可憐吉孝挺了兩挺，便直僵僵不動了。韋氏見吉孝已死，假意在牀上兒天兒地的哭將起來道：「我那一時短見的孩兒，我那自害自身的孩兒，倒是我教你煎藥的不是，送了你性命。恨我不先死，連累了你了。」吉尹道：「他咒你不死，又來藥你，這樣逆子，還要哭他則什麼。」韋氏道：「你還念父子至親。買口好棺木殯送了他。」吉尹道：「弒逆之人，狗彘不食，要什棺木。只把條草繩裹了，扛他出去。」韋氏道：「姑娘曉得，須不穩便。」吉尹道：「是我養的兒子，她也管不得我。」說罷，便走出去喚人扛屍。原來吉家有幾個鄰舍，日前都被刁嫗把吉孝詛咒父母的話譏毀過的，今又聞說他要毒死母親，被他親爹處死的，哪個敢來說句話，只得由他喚兩個腳夫把屍首扛到荒郊拋掉了。正是：

井廩無辜猶遇難，況乎弒逆罪通天。

獨傷孝子蒙冤讎，殞命還將屍棄捐。

卻說那日喜家夫人吉氏閒坐室中，覺得滿身肉顫，耳熱眼跳，行坐不安，心里正自疑忌，早有吉家鄰舍把吉孝殞命拋屍的事傳說開來，喜家的家人知了這消息，忙報與主母。喜夫人聽了，大驚啼哭，雲娃小姐也在房裡吞聲暗泣。喜夫人道：「此事必然冤枉，我哥哥如何這般幽莽？」慌忙差幾個家人，速往郊外看吉孝屍首的下落。家人領命，趕到荒郊看時，見吉孝面色如生，伸手去摸他身上，心頭尚熱，候他口中，還微微有些氣息。家人連忙奔回報知主母。喜夫人便教取一牀被去，把吉孝裹了，連夜抬到家中，安放一張榻上，把薑湯灌入口內，只聽得喉間咯咯有聲，手足漸漸轉動。喜夫人道：「好了，好了。」便連叫：「姪兒甦醒。」叫了一回，吉孝忽地睜開雙眼，定睛看了姑娘半晌，方才哽哽咽咽地說道：「莫不是我魂魄與姑娘相會麼？」喜夫人哭道：「我兒，你姑娘在此救你，你快甦醒則個。」當下扶起吉孝，姑姪兩個訴說冤苦，相對而泣。傍邊看的奴婢亦無不下淚。正是：

歷山有淚向誰揮，痛念窮人無所歸。

此日若非姑氏救，幽魂化作百勞飛。

吉孝對姑娘說道：「這毒藥不知從何而來？想必又是刁嫗所為。姪兒今負一個弒逆罪名在身上，有何面目立於天地之間？今日雖蒙姑娘救了，若不能辨明心跡，再與父親相見，生不如死。」喜夫人勸道：「你且在我家暫避幾時，在我身上教你父親回心轉意，日後再與你相見便了。」於是吩咐家人，不許走漏消息與吉家知道。

次日，喜夫人喚兩個會講話的女使來吩咐了，遣她到哥哥家裡，見了吉尹夫婦說道：「我家夫人聞大官人凶信，特遣我們來探問。」吉尹把前事細述了一遍。女使道：「我家夫人說，大官人不但是我姪兒，又是女婿。相公要處置他，也該對我說聲。

及至處置死了，又不來報。不知是何緣故？」吉尹道：「他詛咒爹娘，又要藥死繼母，大逆不道。吾已不認他為子，你家夫人也不必認他為姪為婿了。故此不曾來說。」女使道：「夫人、小姐都道大官人死得不明不白，十分哀痛。相公也忒造次了些。」吉尹道：「他身邊現有毒藥為證，如何說不明白？你家小姐還喜得不曾過門，如今竟另尋好親事便了。」女使道：「夫人說大官人受屈而死，小姐情願終身不嫁。」吉尹道：「嫁與不嫁我總不管，悉憑你夫人主張。」女使道：「相公倒說得好太平話兒。」吉尹更不回言，竟自走開去了。女使亦即辭別而去。從此兩家往來稀疏，吉尹也不到喜家去，喜家也再不使人來。

韋氏與刁嫗自吉孝死後，私相慶幸，以為得計。不想小孩子愛哥終日尋覓哥哥不見，時常啼哭，百般哄誘他不住。韋氏沒奈何，教刁嫗抱他去街坊上玩耍。正是：

孩提之童，具有至性。

天倫難昧，於茲可信。

自此刁嫗怕愛哥在家啼哭，日日抱著他在街上閒行。原來吉家住在城外，與皇華亭相近。那時是天順元年，南宮復位，有陝西、寧夏的藩封慶王進京朝賀，經過本處地方。城中各官都到皇華亭迎接，街上甚是熱鬧，刁嫗便抱著愛哥去閒看。正抱到一個開畫店的門首，愛哥忽然要討糖果兒吃。刁嫗要抱他到舖子上去買，愛哥不肯道：「我要在這裡看畫，你自去買來我吃。」刁嫗再要強他時，愛哥便哭起來。刁嫗欲待央托畫店裡的人替他照管，卻見那畫店裡也只有個十數歲的小廝坐著看店，並不見有店主人在內。刁嫗不得已，只得叫愛哥坐在店前橫板上，囑咐道：「你不要走動，我去買了就來。」說罷，向人叢中挨去。走過兩條巷，買了糖果，才得轉來，恰遇街上官過，又等了半晌，方才奔回畫店前，卻不見愛哥在那裡了。刁嫗吃驚，問那店裡小廝時，說道：「他不見你來，走來尋你了。」急得刁嫗叫苦不迭，四下裡找尋，但見人來人往，挨挨擠擠，哪裡尋得見？又東央西問，各處尋喚了一回。看看天晚，奔到家中，汗流滿面，哭告與韋氏知道。韋氏大驚失色，埋怨道：「你所幹何事？一個小官人不看管好了！」吉尹聽得不見了愛哥，大罵刁嫗：「老乞婆，你昏了頭，不看好了他，讓他走失了！」刁嫗自知不是，不敢做聲。韋氏啼啼哭哭，一夜不曾合眼。

次早吉尹起來，寫下招子數十張，各處黏貼。招子寫道：

出招子吉殷臣，自不小心，於天順元年十月初一日走失小孩兒一個。年方三歲，小名愛哥。面白無麻，頭戴烏段帽兜，上有金壽字一枚，珠子一顆，銀剛鈴子十粒。頸持小銀項筓，臂帶小銀鐲。身穿大紅小綿襖，外著水紅灑線道袍。下身白綢綿褲，腳穿虎頭靴。身邊並無財物。如有收留者，謝銀十兩。報信者，謝銀三兩。決不食言。招子是實。

吉尹一面貼招子，一面教刁嫗各處尋訪。一連尋了數日，並沒音耗。

韋氏終日哭罵刁嫗。看看又過了幾日，眼見得愛哥是尋不著的了，韋氏肝腸如割，真個害起心疼病來。那時卻沒人侍奉湯藥，只得教刁嫗支持。病人心中又苦又惱，伏侍的人甚難中意。正是：

當初是假疾，今日是真病。

試問侍奉人，何如長子敬。

刁嫗受了一肚皮氣，說不得，話不得，纏累了兩日，也頭疼腦痛起來。牀上病人未愈，伏侍的人又病倒了。吉尹一個人哪裡支持得來，只得再去尋問舊僕高懋，指望喚他來奔走幾日，不想高懋自被主人打發出門後，便隨著個客商往北京去了。吉尹心中煩悶，只在家里長吁短歎。

這邊吉孝在喜家聞知父母近日有這許多不堪之事，心上甚是放不下，便懇求姑娘差個人去看看。喜夫人應允，即令一個老嫗、一個蒼頭到吉家去服役。吉尹十分感謝，便教這老嫗伏侍韋氏，隨便也看看刁嫗。那韋氏因服藥調治，漸漸平愈。這刁嫗卻倒感得

沉重，熱極狂語，口中亂嚷道：「大官人來索命了。」忽又像吉孝附在身上的一般，咬牙怒目地自罵道：「你這老淫婦，做陪得我好！你如何把砒霜暗放藥裡，又把砒霜紙包塞在我衣袖裡，致使我受屈而死？我今在陰司告准，一定要捉你到酆都去了！」一會兒又亂叫道：「大官人不要動手，這也不獨是我的罪，大娘與我同謀的。」說罷，又自打自的巴掌，喝道：「你不獻這計策，大娘也未必便起此念，我今先捉了你去，慢慢與大娘算賬。」韋氏聽了這些說話，嚇得一身冷汗，毛骨悚然。喜家的蒼頭、老嫗都道奇怪，吉尹聽了，將信將疑。正是：

賊人心虛，虛則心餒。

不打自招，無鬼見鬼。

刁嫗准准地亂了三日三夜，到第四日，嗚呼哀哉，伏惟尚饗了。臨死之時，頸裡現出一道繩痕，舌頭拖出幾寸。韋氏見了，好生害怕。當下吉尹買口棺木，把她盛殮，抬去燒化了。韋氏自此心神恍惚，睡夢中常見吉孝立在面前。

忽一夜，夢見吉孝抱著愛哥在手裡，醒來想道：「我那愛哥一定被大孩兒陰空捉去了。」心中悽慘，不覺直哭到天明。看官聽說：大凡人虧心之事斷不可做，韋氏不合與刁嫗謀害吉孝，今見刁嫗這般死法，只道真個吉孝的冤魂利害，因猜疑到愛哥也一定被冤魂纏了去，於是便形之夢寐，此正與刁嫗無鬼見鬼的一般。哪知吉孝原不曾死，那愛哥也另有個好處安身。說話的少不得漸漸說來。

如今且說韋氏因夢中所見，心懷疑忌，與喜家老嫗商量，要尋個關亡召神的女巫來問問。老嫗道：「我家老倉頭認得兩個女巫，一個姓趙的，極會關亡；一個姓紐的，最調得好神。」韋氏聽說，便央求老蒼頭去請她兩個來。蒼頭領命，先回到喜家，把上項事細細對喜夫人說知。喜夫人笑道：「我如今可以用計了。」便教蒼頭先密喚那兩個女巫到來，各送與白金一兩，吩咐了她言語。又教吉孝親筆寫下一紙禱告家廟的疏文，後書景泰七年十二月的日期，付與紐婆藏在身邊，附耳低言，教她如此如此。

兩個女巫各領命而去。有篇口號，單說那些女巫的騙人處：

司巫作怪，邪術蹺蹺。看香頭，只說見你祖先出現；相水碗，便道某處香願難遲。肚裡說話時，自己稱為靈姐；口中呵欠後，公然妝做神祇。假托馬公臨身，忽學香山匠人的土語；妄言聖母附體，卻呼南海菩薩是娘姨。官話藍青，真成笑話；面皮收放，笑殺頑皮。更有那捉鬼的瓶中叫響，又聽那召亡的甕裡悲啼。說出在生時犯什症候，道著作享日吃什東西。哄得婦人淚落，騙得兒女心疑。究竟這般本事，算來何足稱奇。樟柳神，耳報法，是她伎倆；碼頭仙，練熟鬼，任彼那移。過去偶合一二，未來不准毫釐。到底是脫空無實，幾曾見明哲被迷。

當日兩個女巫到了吉家，見了吉尹夫婦。韋氏先要關亡，趙婆便討兩隻桌子，將一桌放著了壁，桌上置空甕一個，桌上縛裙一條來遮了。一桌另放一邊，上置一空盤，趙婆把個茶壺蓋兒去盤中團團磨轉，口中唸唸有詞。磨不多時，早聽得甕中謾謾有聲，細聽時，像有人在內咳嗽的一般。趙婆問道：「你是何人？」甕中答道：「我是土地。」趙婆道：「吉姓香火，要請家先亡人，煩你去召來。」甕中寂然了半晌，忽聽得嚶嚶地哭將來。趙婆又問：「是誰？」甕中答道：「我是吉殷臣的前妻高氏。我兒吉孝死得好苦！」趙婆道：「怎麼死的？」甕中答道：「韋氏聽了刁嫗，設計陷他，被他父親用汗巾扣死的。」趙婆道：「如今刁嫗在哪裡？」甕中答道：「已被我兒捉殺了。如今正好在陰司受苦哩。」趙婆道：「今本家小官人愛哥不見了，你可知他在何處？」甕中答道：「他的娘陷害了前兒，故罰她與親兒不能相見，再過幾時，少不得知道，今且不須問。」趙婆再要問時，只聽得甕中道：「我忙些個，去也去也。」韋氏聽罷，嚇得通紅了臉，做聲不得。吉尹道：「這是假的，問他愛哥的消息，便葫蘆提過去。以前的話，不過曉得刁嫗臨終亂言，故附會其說。若大兒下毒是虛，難道夜半詛咒也是虛的？我只不信。」韋氏道：「關亡不肯說愛哥下落，再問調神的，或者說出也未可知。」便教調神的調起神來。

那紐婆便把香燭供起，焚了一道符，自己掇條凳子坐著。坐了一回，忽然連打幾個呵欠，把一雙眼反插了，大聲道：「我乃揚威侯劉猛將是也，你家屈殺了大孩兒，卻只來問我小孩兒做什麼？」吉尹聽了，忍耐不住，開口問道：「大孩兒如何是屈殺了？」紐婆道：「這毒藥須不是他下的，是有人誣陷他的。你如何不仔細詳察，錯怪了他？」吉尹道：「他夜半起來對天詛咒父母，背地在家廟前焚化詛咒的疏文，這須不是別人誣陷他。」紐婆笑道：「怎麼不是誣陷他？他的疏文不是詛咒，是求禱父母回心轉意的意思。」吉尹搖頭不信，紐婆道：「你不信麼，他的原疏焚在家廟前，我神已收得在此。」一頭說，一頭便向袖中取出一幅黃紙兒，擲於地上道：「你自去看，我神去也。」說罷，又連打幾個呵欠，把頭倒在桌上睡去了。吉尹就地拾起那黃紙，展開看時，認得蘭吉孝的筆跡，上寫道：

信童吉孝，虔誠拜禱于家廟眾聖座前：伏以顧瞻萱室，後母無異於前；仰戀椿庭，鞠子本同其閔。特以讒人交構，致令骨肉乖張；痛思我罪伊何，必也子職未盡。不見容於怙恃，何以為人？既負恥於瓶壘，不如其死！但念高堂無人侍奉，非輕捐一命之時；還期上蒼開我愚蒙，使能轉二人之意。苟或予生不幸，終難望慈父回心；唯願弱弟成人，早得代劣兄補過。此時雖瞑目而靡憾，然後可捐軀以報親矣。臨疏不勝哀惻之至。

看官聽說：從來讀書人不信鬼神，未有不信文字。鬼話假得，文字須假不得。況這一道疏文，明明是吉孝親筆。吉尹看了，如何不感動？當下不覺失聲大哭道：「我那孝順的孩兒，是我屈死了你也！看你這篇疏文，豈有藥死母親之理？調神的說話不是假，連那關亡的說話也一定是真的了。」韋氏問道：「這疏文上說些什麼？」吉尹一頭哭，一頭把疏文念將出來。韋氏聽到保佑弱弟成人之語，也不覺滿眼垂淚，大哭起來道：「原來大孩兒一片好心，是我誤聽刁嫗，送了他性命。他在九泉之下，怎不怨我也！」那喜家的老嫗便接口道：「這疏文既是大官人焚化過的，如何卻在紐婆袖裡？我說她調的神最是靈異。」韋氏去看他紐婆時，紐婆恰好醒將轉來，佯為不知，把手擦著雙眼道：「神道曾來過麼？」韋氏道：「你袖裡這疏文哪裡的？」紐婆佯摸袖中道：「沒什疏文。」韋氏道：「你方才取出來的疏文。」紐婆道：「我一些不曉得，方才昏昏沉沉，只如睡夢一般。原來神道已來過了？又取出什麼疏文來，好奇怪！」韋氏聽說，一發信道是真。自把錢謝了兩個女巫，打發去了。

且說吉尹把這疏文看了哭，哭了又看，追想前日屈殺他的時節，十分懊悔。又想刁嫗死了，倒有棺木盛殮，我兒受冤而死，棺木也不曾與他，展轉思維，愈怨愈癡。哭了幾日，淚盡血枯，竟把兩目都哭瞎了。正是：

既悲幼子離，又痛氏兒死。

灑淚似西河，喪明如卜子。

話分兩頭。卻說吉孝在喜家讀書，時常思想父親，廢書而泣。及聞父母見了他疏文，回心轉意，便想歸家。後又聞父親為他哭瞎了雙目，十分哀痛。哭告姑娘道：「為著一紙疏文，使父親兩目失明，倒是孩兒累了父親，孩兒一發是罪人了。今日心跡既明，父母俱已悔悟，合當拜別姑娘，歸見父母。」說罷，便要辭去。喜夫人道：「你且慢著，你父親雖已回心轉意，未知你繼母的悔過可是真的。我還有個計較試她一試，看是如何。若她果然悔悟，那時我親自送你回去便了。」

過了一日，喜夫人差個女使去邀請韋氏，只說我家夫人因欲占問家事，請得一個極靈驗的女巫在那裡，那女巫不肯到人家去的，我夫人再三敦請，方請得來，大娘若要問小官人下落，可速到我家來親自問她。韋氏正想前日關亡、調神都不曾說得愛哥下落，今聞喜家女使之言，便喚乘轎子坐了，來到喜家。喜夫人接著，相見過了，邀進內室坐定，動問哥哥為何近日兩目失明，韋氏嗚嗚地哭起來道：「只為屈死了大孩兒，心中哀痛，故此哭損了雙目。」喜夫人道：「當初屈殺大孩兒的時節，嫂嫂何不苦勸。」韋氏哭道：「當時我也誤聽刁嫗，錯怪了他，只道他夜半詛咒。及到前日聽他疏文上的說話，並不曾怨著父母，倒暗暗保佑小兄弟，方知他是一片好心。可憐受冤而死，今日悔之無及。」喜夫人道：「大孩兒死的那日，我若知道，還可救得。如何不來報我一聲？」韋氏哭道：「便是那日失了計較，不曾來報得姑娘。你哥嫂合當做個無後之人，絕祀之鬼。」喜夫人道：「小姪兒若在，還不至於無後絕祀，如何又走失了？」韋氏哭道：「小孩兒只為尋不見哥哥，在家中啼哭，故教刁嫗抱他出去的。若大孩兒不死，小

孩兒也不見得走失。都是刁嫗這老淫婦送了我兩個孩兒。」喜夫人道：「死者不可復生，去者還可再返。若訪著小姪兒的去處，還可尋得回來。」韋氏哭道：「如今便尋得回來，也不濟事了。」

喜夫人道：「這卻為何？」韋氏哭道：「你哥哥為思想大孩兒，哭瞎了雙目。我為你哥哥失了雙目，一發思想大孩兒。便尋得小孩兒回來，三歲的娃娃替得父親什麼力？瞽目之人，寸步難行，須有長子在家，方是替力的，如今教我靠著哪個？」說到苦處，不覺捶胸頓足，大哭起來。喜夫人勸道：「若尋得小姪兒回家，我哥哥心上寬了一半，兩目或不至全盲。」韋氏哭道：「小孩兒不知死活存亡，前日兩個女巫都不肯說。」喜夫人道：「我今尋得個極靈驗的女巫在此，她能使鬼魂現形。若小姪兒不幸而死，她便召得魂來。若不曾死，她便召別個鬼魂來說他在何處。」韋氏道：「如此最妙，如今這女巫在哪裡？」喜夫人便教女使去後房請來。

只見後房走出一個老婆子，韋氏與她相見畢，說與訪問愛哥的緣故。那婆子教把一頂帳於張掛密室中，喜夫人卻暗令吉孝伏於帳內。那婆子書符念咒，做作了半晌，說道：「帳中已召得鬼魂來了，可揭起帳來看。」韋氏忙教丫鬟把帳兒揭起，只見吉孝從帳裡走將出來，逕到韋氏身邊，跪下叫道：「母親，孩兒在此。」韋氏嚇得跌倒在地，哭叫道：「你休來索命。」吉孝上前扯住道：「母親休驚。」韋氏爬起，在地下亂拜道：「當初謀害你，都是刁嫗替我算計的，不干我事。你饒我罷！」吉孝連忙扶定道：「母親休要如此，孩兒不是索命的。」韋氏道：「你既不來索命，可說與我小兄弟在哪裡？」吉孝道：「孩兒不是鬼，哪裡曉得兄弟的下落？」韋氏道：「你明明是鬼，怎說不是鬼？」喜夫人走過來，扶起韋氏坐定，說道：「他其實不是鬼，你不須驚恐。」便把向日救活吉孝情由細細說了。韋氏重複下拜道：「多謝姑娘如此周全，我夫婦何以為報？」喜夫人慌忙扶起。

當下韋氏與吉孝、喜夫人一處坐地，韋氏對吉孝道：「我當初誤聽刁嫗，錯害了你，你休記憶。」吉孝道：「天下無不是的父母，只恨孩兒不孝，不能承順膝前，豈有記怨之理？」韋氏道：「你父親兩日為損了雙目，終日焦躁，哭一回，恨一回，痛罵刁嫗一回，又埋怨我一回，朝夕不得安靜，我也難過日子。要請個眼科醫生看治，你道這心上的病，可是醫藥救療得的？你今快回去拜見爹爹，使他心中歡喜，勝似服藥。」吉孝聽說，便起身欲回。喜夫人道：「我當親送你去。」遂與韋氏各乘轎子，帶了吉孝，竟到吉家。

先使人報知吉尹道：「喜家夫人送大官人回來了。」吉尹道：「大官人已死，還有什麼大官人？」說言未絕，只聽得吉孝聲音叫道：「父親，孩兒拜見。」吉尹道：「莫非你們道我哭瞎了眼，尋個聲音廝像的來哄我麼？」隨後聽得韋氏同著喜夫人進來，韋氏道：「我教你歡喜，大孩兒不曾死。」喜夫人叫道：「哥哥恭喜，姪兒在這裡了。」吉尹道：「不信有這事。」吉孝鑽入吉尹懷裡，抱住哭道：「父親何故失了雙目？」吉尹把吉孝渾身上下摸了一遍，哭道：「莫非我在夢裡會你麼？韋氏把姑娘暗救的事細說與聽了。吉尹大喜，離坐望空下拜道：「妹子多虧了你了。」喜夫人忙扶起道：「哥哥今後寬心養目，兩個姪兒且喜一個先回來了。死別的尚可復生，生離的少不得有再見的日子。」又對韋氏說道：「父子娘兒難得如此再聚，嫂嫂今後須要始終恩育，再休傷了天倫。」韋氏含著眼淚，指天設誓道：「這等孝順的孩兒，我今若不把他做親生的一般看待，天誅地滅！」當下夫婦二人把喜夫人千恩萬謝。喜夫人別了哥嫂自回家去了。吉尹父子兩個重複相抱而哭，准准地哭了半日。正是：

喜極而悲，痛定思痛。

相見之時，哀情愈重。

吉尹自吉孝歸家之後，心中寬慰，便覺兩目漸有微光。吉孝又日日拜禱天地，保佑父親開瞶復明。過了月餘，兩目竟豁然光明，仍復如舊，舉家相慶。看官聽說：人當否極之日，沒興一齊來；及至泰來之時，喜事也一齊到。吉尹正喜兩目復明，恰好妹丈喜全恩在京有書寄來，要接取家眷並舅子一家兒赴京同住。原來喜全恩因天順皇帝念他護駕舊勞，從邊關召回京師，適值京中有叛將曹欽作亂，全恩殺賊有功，朝廷敕封為靖寇伯，十分榮貴。京報人到喜家報喜，隨後就有喜府差人寄書與舅子吉尹。書中說兩家兒女都已成長，可就在家中舉了姻，兩家宅眷都到京中來一同居住。吉尹見了書，便親到妹子家中賀喜。喜夫人見哥哥兩目已明，十分欣慰。即擇下吉日，入贅姪兒吉孝，與女兒雲娃成親。滿月之後，兩家都收拾起身。兩號大官船，一路起送夫馬，不則一日，到了京師。來年會試，中了下武進士。

喜夫人到京後，生下一個兒子，尚在襁褓。喜全恩權教女婿料理府中一應公務，內外諸人都稱吉孝為喜大爺。那吉尹本是監生出身，喜全恩替他謀選京職，做了光祿寺典簿，不多時升了鴻臚寺寺丞。此時舊僕高懋跟一個客商在京開店，聞得主人做了官，前來參見。吉尹念他是舊人，仍收用了。正是：

父見生兒兄見僕，一家歡樂稱多福。

獨憐幼子杳無蹤，只此一事心未足。

光陰迅速，不覺過了十年有餘。吉孝官至督府僉事。吉尹仗著妹丈與兒子腳力，累升至行人司行人。是年寧夏藩封慶王薨逝，王子合當嗣立，朝廷議遣行人一員齎敕到彼賜封。吉尹便謀了這個差使，領了敕書，離了京師，迤邐來至寧夏地方。那邊王子聞天使至，出郭迎接。吉尹齊敕到王府中開讀，王子受敕謝恩畢，設宴款待天使。飲酒中間，王子從容對吉尹道：「孤家今日承襲此位，失而復得，大非容易。」吉尹道：「老殿下薨逝，自當殿下嗣立，何謂失而復得？」王子道：「原來天使不知，孤乃先王之姪，非先王之子也。先王無子，於天順元年進京朝賀之時，路經衛輝府地方，拾得一個螟蛉之子，養於府中，只說是親生的，無人知覺。直至臨薨遺命，方才說明，以為天潢宗派，王位至重，不當以他姓冒充，故特命孤承襲此位。豈非幾失而復得？」吉尹聽了，沉吟道：「原來如此。」因問老殿下天順元年路經衛輝府拾得螟蛉是在那一日，王子道：「聞說是十月初一日拾的。」吉尹聽了，不覺潸然淚下。王子道：「天使何故垂淚？」吉尹道：「使臣於是年十月朔日失了個親生之子，今聞老殿下卻是日收了個螟蛉之子，一得一失，苦樂不同，心中有感，所以下淚。」王子道：「天使所失令郎，是年幾歲了？」吉尹道：「是年已三歲，今日若在，已十六歲了。」王子點頭嗟歎，更不再問。

吉尹酒過數巡，恐失了禮儀，起身拜辭。王子遣王官送出府門。吉尹回到寓中，想起幼兒愛哥杳無蹤跡，倘或有人收養，也像得這王府螟蛉之子，方才造化。若遇了個不良之人，正不知流落在何處受苦。又一個念頭道：「就是這王府螟蛉之子，他的父母諒也在家中懸念，也像我思想愛哥一般。縱使我愛哥此時幸得安樂，不致失所，亦何由再得與我相見？」忽又想到：「慶王拾得螟蛉，恰好在衛輝府，恰好是十月朔日，莫非他拾的就是我愛哥麼？」卻又自歎道：「我差了，天下小孩子千千萬萬，難道恰好是我的孩兒？」左思右想，一夜睡不著。正是：

失去多時難再會，今朝提起肝腸碎。

十個指頭個個疼，可憐一夜不曾睡。

吉尹次日起身梳洗畢，為心中鬱悶，換了方巾便服，喚個家僮跟了，信步走出寓中，在街上閒行散悶。走不過三五十步，只見一個人拿著幾件小兒穿戴的東西，插個草標兒在那裡叫賣。

見了吉尹，便立住腳，問道：「客官可要買他？」吉尹取過來看時，卻是一件水紅灑線道袍，一件大紅小綿襖，一條小細綿褲，一雙虎頭靴，一個珠子金壽字剛鈴子的烏段帽兜，一副小銀鐲，一個銀項箍，認得是幼兒愛哥昔日穿戴的物件，不覺兩眼垂淚，忙問那人道：「這都是我家之物，你從何處得來的？那人道：「是我家主人教我拿出來賣的，如何說是你家之物？」吉尹道：「你主人是誰？住在何處？」那人道：「客官要買，只與我講價錢便了，問我主人做什？」吉尹道：「這幾件東西你要多少價錢？」那人道：「我主人說，這幾件東西是無價的，若遇了真主顧，一百兩也是他，一千兩也是他。」吉尹見他說話蹊蹺，便道：「你實對我說，你主人姓什名誰？為何把這幾件東西出來賣？」那人道：「這幾件東西是我家小主人幼時穿戴的，今要尋他心上一個要緊人，故教我將出來鬥主顧。」吉尹道：「煩你引我去見你小主人，我重重謝你。」那人道：「客官，你若真個要見我小主人，可便

隨我來。」吉尹隨著那人走過了幾條巷，竟走到王府門前。那人道：「客官且等一等，我主人在王府裡做些勾當，待我去請他出來見你。」說罷，竟進去了。

吉尹等了半晌，不見那人出來。正在徬徨，只見府中走出兩個王官，迎著吉尹道：「殿下有命，請天使入見。」吉尹因便服在身，忙喚家僮到寓所取冠帶來換了，隨著王官直進到一個偏殿前，早見那王子坐著相待。吉尹上前施禮畢，王子命椅賜坐，開言道：「孤家義弟一向為先王收養，已不知另有本生父母。

自從先王臨終說明之後，他便日夜涕泣，思想回鄉拜見親生爹媽。幾番要差人到衛輝府尋訪蹤跡，因不知姓名，不便尋訪。昨聞天使失落令郎之日，正與先王拾取螟蛉之日相合，故今早特遣人將這幼時原穿戴的幾件衣飾來試著天使，今天使既認得是令郎的，孤家義弟就是令郎無疑了。」說罷，便命左右快請二爺出來拜見他的親父。不一時，只見許多侍從擁出一個少年，頭戴金冠，身穿錦服，望著吉尹便拜。吉尹慌忙答禮。那少年扶住道：「孩兒拜見父親，何須答禮？」吉尹仔細看那少年時，與愛哥幼時面龐依稀彷彿。兩個又喜又悲，相對而泣。正是：

踏破鐵鞋無覓處，得來全不費工夫。

原來愛哥自天順元年十月初一日，與刁嫗在畫店門首玩耍，因要吃糖果教刁嫗去買，自己坐著等她，等了半晌不見刁嫗來，便要走去尋看。小孩子家不知路徑，竟從人叢裡一直走到皇華亭。那時慶王的大船正泊在亭前，愛哥見船邊熱鬧，便走將去東張西看。恰好慶王閒坐在艙口，望見岸上這小孩子生得眉清目秀，且又打扮整齊，便吩咐小內侍：「與我抱他到船裡來。」內侍領命，把愛哥驚地抱到船裡。那愛哥見了慶王，並不啼哭，只管對著他嘻嘻地笑。慶王心中歡喜，因想道：「好個聰俊的孩子，不知誰家走失在這裡的？我今尚未有子，何不就養他做個螟蛉之子。日後我若自有子，便把這孩子來做支庶看待；若沒子時，就教他襲了封爵，國祀也不至斷絕。」算計已定，便將愛哥留在舟中，密諭侍從人等，不許把此事傳說出去。

自此愛哥養於王府，府中諸人都認他是慶王世子。直至一十六歲，慶王抱病，臨終忽傳遺命，立姪為嗣，承襲王位。說明愛哥是螟蛉之子，只不知他是哪家的。不想今日無意之中，卻得父子重逢。當下王子排設慶喜筵席，教他父子兩個共坐飲酒。王子對吉尹道：「先王昔日把義弟最是鐘愛，賜名朱承義，已聘下京師魏國公之女為配。今雖不得為王，既為先王養子，又為國公郡馬，應授鎮國將軍之職。孤當修書與國公，說明緣故，就在京師擇吉成親便了。」吉尹再拜稱謝。

是晚席散之後，王子就留吉尹宿於府中。次日又設席餞行，將出許多禮物奉酬天使。又別具金銀幣帛，送與愛哥作成親之費。又將先王昔日賜與愛哥許多金珠寶玩，都教取去。吉尹父子稱謝不盡。臨別之時，王子又親自排駕送出城外。愛哥謝別了王子，因感激先王收養之恩，又到他墓所灑淚拜別了，然後起行。

父子兩個回到京中，愛哥拜見母親與哥哥，韋氏如獲珍寶，喜出望外。吉孝也十分欣幸。喜全恩夫婦也來慶賀。當下喜全恩對吉孝道：「我子年尚幼小，不堪任事。你今既有令弟歸家，雙親不憂無人侍奉，你又現在姓喜，何不竟承襲了我的伯爵？」吉孝泣謝道：「藩封王位，不可以他姓冒立。岳父世勳，又豈可以異姓闖奸？況表弟漸已氏成，這伯爵自當使他承襲，小婿只合回家與兄弟共侍雙親。」喜夫人道：「我姪兒是個孝子，不肯背本，不要強他。」喜全恩依言，便具疏將吉孝向日孝行及愛哥近日歸宗之事奏聞朝廷，奉旨吉孝准即出姓，加升前軍都督，特賜孝子牌額以旌其孝；朱承義著複姓名吉友，給與應得爵祿。此時吉家一對兒子，人人歡羨。正是：

墳簾迭奏，伯仲雙諧。一個從泉下重歸，一個自天邊再返。一個明珠還浦，不作碎玉埋塵；一個落葉歸根，無復浮萍逐浪。一個遺下疏文一篇，寫孝子行行血淚；一個留得小衣幾件，引慈父寸寸柔腸。一個心戀椿萱，寧辭伯爵；一個喜歸桑梓，不羨王封。一個呼姑夫岳丈，便當呼老子舅翁，還魂後親上加親；一個為王府義兒，又得為國公郡馬，回鄉時貴中添貴。這場會合真難得，此日團圓信異聞。

且說魏國公初時與慶府聯姻，今接王子手書，曉得吉友不是慶王親兒，然雖如此，卻是行人司吉尹之子，前軍都督吉孝之弟，又是靖寇伯喜全恩的內姪，也不算辱沒了郡主，便歡天喜地，聽吉家擇了吉日，送郡主過來成親。花燭之後，韋氏看那郡主時，生得十分美麗，正與長媳喜雲娃不相上下。喜夫人過來見了，也與韋氏稱慶。後來吉孝、吉友都有軍功，加官進爵。韋氏與前母高氏生封死贈，十分榮耀。正是：

悲時加一倍悲，喜時添一倍喜。

昔年死別生離，今日雙圓並美。

看官聽說：這是父子重逢，娘兒再聚，兄弟兩全，墳簾已缺而復諧，箕裘已斷而復續，是家庭最難得的事。比那漢武帝歸來望思之台，晉重耳稽顙對秦之語，殆不啻天淵云。

〔回末總評〕

人情慈長孝短，父母未有不慈者。縱使一時信讒，後來自然悔悟。若子之於親則不然，有以親之棄我而對其親者矣，有以受恩之處為親而忘其親者矣。今觀吉家兄弟，至死不變，雖遠必歸，方信此回書不專勸慈，正是勸孝。